

皇家
隱修
徐本
訂本
精華
解析

毛澤東



評點

二十四史

中国档案出版社
陳王信用

祖時爲陳涉

案班固
先生者非
奏事皆云
台台



ISBN 7-80019-888-X



9 787800 198885 >

ISBN 7-80019-888-X/K · 256 定价: 890.00元 (全四卷)

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精 华 解 析

(修订版)

周留树 主编

• 第三卷 •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76

陈庆之传

——《南史》卷六十一

【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】

陈庆之传

再读此传，为之神往。

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

——毛泽东读李延寿《南史·陈庆之
传》的批语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
籍批语集》第205页）

【解析】

毛泽东在这本书的封面上，用粗重的黑铅笔划了读过两遍的圈记。在目录“陈庆之”三字旁，划了两条着重线。在本传开篇的篇头上，用苍劲有力的笔迹，标写了“陈庆之传”四个大字，又用四个大圈圈住。在开头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，毛泽东批了“再读此传，为之神往。1969年6月3日在武昌的”字句。文内的许多地方，毛泽东也是又点又圈，或标注着重线，足见他对此传的重视和深情。

到底陈庆之有什么事迹值得毛泽东为之神往，一读再读呢？

据《南史》记载，陈庆之是梁朝中后期的著名将领，有胆有识，有才有略，战功赫赫。

陈庆之，字子云，出身寒门，先担任主书，得到梁武帝赏识，“散财聚士，恒恩立效”。

普通元年(520年),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,梁武帝以陈庆之为武威将军,前往接应,后又让他率军队护送豫章王萧综入镇徐州,魏遣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等率十万来抗拒,陈庆之击破其前锋,兵威大振。后豫章王投奔魏国,陈庆之及时“斩关夜退”,保存了部队实力。

大通元年(527年),陈庆之与韦放、曹仲宗等攻涡阳。陈庆之亲率麾下五百骑兵,“破其前锋”,乘胜据涡阳城与魏兵相持半年余,军中谋退,庆之力持不可。陈庆之先“陷其四垒”,然后把俘虏陈列阵前,魏军士气为之而衰,其余九垒“遂奔溃,斩获略尽”,涡水为之塞流。

当时,魏国内乱,魏北海王元颢来降,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。魏军丘大千部精兵七万,分筑九垒抗拒庆之。陈庆之用半天功夫即攻陷三垒。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,被陈庆之生擒。又领精兵三千在荥阳大败魏军。自入魏以来,“十四旬平三十二城,四十七战,所向无前”。庆之部下都穿白色战袍,魏中流传:“名军大将莫自牢,千军万马避白袍。”

陈庆之不仅是骁勇善战的武将,而且是刚直忠诚的政治家。魏北海王元颢称帝以后,耽于酒色,不理政事,听信谗言,对陈庆之很不信任。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,及时敦促元颢不要放松军事。有人对他说:功高不赏,震主身危,你难道不为自己考虑一下吗?现今将军威震中原,声动河塞,不如杀掉元颢自立,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,将军千万不要错过。陈庆之听了,严辞拒绝,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。其为人忠厚至此。大同二年(536年),陈庆之在楚州击破侯景,时值灾年,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,许多人赖之而活,事后八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。

陈庆之生活俭朴,“不衣纨绮,不好丝竹”。“庆之性祇慎……而善抚军士,能得其死力。”毛泽东对这些也很关注。

毛泽东既是伟大的军事家,更是伟大的政治家,他与陈庆之一样出身下层百姓,因此有很多相似之点,另一方面,这些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无疑会使毛泽东产生“想当年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同感,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,从星星之火,发展成燎原之势,先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,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,其中有多少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战绩啊!毛泽东这种对得意之作的自豪感,我们可以从

他的诗词中看出。“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”，是临敌不惧的胆略；“匡庐一带不停留，要向潇湘直进”，是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心；“齐声唤，前头捉了张辉瓒”，是胜利后的喜悦；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，是运筹帷幄的得意；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，是争取胜利的韧劲；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，是克服千难万险的豪迈；“谁敢横刀立马？惟我彭大将军”，是对战友的称颂；“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”，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心。其中尤以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显得气势磅礴，诗云：

钟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。

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

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历经千辛万苦，革命最后的成功就要到来，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，这种心情怎会不既是高兴又是迫切的呢？诗言志，诗正表现了毛泽东当时的感触和情怀。

事隔二十年，作为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在万籁俱寂的夏夜里，在靠近“大江东去”的武昌，毛泽东读到这里，唤起了对自己往事的回忆。那威武雄壮的革命战争的画卷，从记忆的闸门口一泻而出，历历在目，正是“遥想公瑾当年……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”，怎不令毛泽东“为之神往”呢？！

【原文】

陈庆之字子云，义兴国山人也。幼随从梁武帝。帝性好棋，每从夜至旦不辍，等辈皆寐，唯庆之不寝，闻呼即至，甚见亲赏。从平建邺，稍为主书，散财聚士，恒思立效。除奉朝请。

普通中，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入内附，以庆之为武威将军，与胡龙牙、成景偁率诸军应接。还除宣猛将军、文德主帅，仍率军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。魏遣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率众十万余来拒。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观兵近境，庆之击破之。后豫章王弃军奔魏，庆之乃斩关夜退，军士获全。

普通七年，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，除庆之假节、总知军事。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钩别筑两城相距，庆之攻拔之，宪力屈遂降，庆之入据其城。转东宫直閤。

大通元年，领军曹仲宗伐涡阳，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来援，前军至驼涧，去涡阳四十里。韦放曰：“贼锋必是轻锐，战捷不足为功；如不利，沮我军势，不如勿击。”庆之曰：“魏人远来，皆已疲倦，须挫其气，必无不败之理。”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，破其前军，魏人震恐。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，据涡阳城，与魏相持，自春至冬，各数十百战。师老气衰，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。仲宗等恐腹背受敌，谋退。庆之杖节军门，曰：“须虏围合，然后与战；若欲班师，庆之别有密敕。”仲宗壮其计，乃从之。魏人犄角作十三城，庆之陷其四垒。九城兵甲犹盛，乃陈其俘馘，鼓噪攻之，遂奔溃，斩获略尽，涡水咽流。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。众军乘胜前顿城父。武帝嘉焉，手诏慰勉之。

大通初，魏北海王元颢来降，武帝以庆之为假节、颍勇将军，送颢还北。颢于涣水即魏帝号，授庆之前军大都督。自铚县进，遂至睢阳。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，分筑九垒以拒。庆之自旦至申，攻陷其三，大千乃降。

时魏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人来救梁、宋，进屯考城。庆之攻陷其城，禽晖业，仍趣大梁。颢进庆之徐州刺史、武都郡王，仍率众而西。

魏左仆射杨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七万据荥阳拒颢，兵强城固，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，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兆、骑将鲁安等援杨昱，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、西荊州刺史王罴据虎牢。时荥阳未拔，士众皆恐。庆之乃解鞍秣马，宣喻众曰：“我等才有七千，贼众四十余万。今日之事，义不图存，须平其城垒。”一鼓悉使登城，壮士东阳宋景休、义兴鱼天愍逾堞而入，遂克之。俄而魏阵外合，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。鲁安于阵乞降，天穆、兆单骑获免。进赴虎牢，尔朱世隆弃城走。魏孝庄出居河北。其临淮王彧、安丰王延明率百僚备法驾迎颢入洛阳宫，御前殿，改元大赦。颢以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。

魏上党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，分遣王老生、费穆据虎牢，刁宣、刁双入梁、宋，庆之随方掩袭，并降，天穆与十余骑北度河。庆之麾下悉著白袍，所向披靡。先是洛中谣曰：“名军大将莫自牢，千兵万军避白袍。”自发铚县至洛阳，十四旬平

三十二城，四十七战，所向无前。

初，魏庄帝单骑度河，宫卫嫔侍无改于常。颢既得志，荒于酒色，不复视事，与安丰、临淮计将背梁，以时事未安，且资庆之力用。庆之心知之，乃说颢曰：“今远来至此，未伏尚多，宜启天子，更请精兵；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，悉须部送。”颢欲从之，元延明说颢曰：“庆之兵不出数千，已自难制，今更增其众，宁肯为用？魏之宗社，于斯而灭。”颢由是疑庆之，乃密启武帝停军。洛下南人不一万，魏人十倍。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：“勋高不赏，震主身危，二事既有，将军岂得无虑？今将军威震中原，声动河塞，屠颢据洛，则千载一时。”庆之不从。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，因求之镇，颢心惮之，遂不遣。

魏将尔朱荣、尔朱世隆、元天穆、尔朱兆等众号百万，挟魏帝来攻颢。颢据洛阳六十五日，凡所得城一时归魏，庆之度河守北中郎城。三日十一战，伤杀甚众。荣将退还，时有善天文人刘灵助谓荣曰：“不出十日，河南大定。”荣乃为棧济自碛石，与颢战于河桥。颢大败，走至临颖被禽，洛阳复入魏。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，荣自来追，军人死散。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，间行至豫州，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。至都，仍以功除右卫将军，封永兴侯。

出为北兖州刺史、都督缘淮诸军事。会有袄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，土豪蔡伯宠起兵应之，攻陷北徐州。诏庆之讨焉。庆之斩伯宠、僧强，传其首。

中大通二年，除南北司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庆之至镇，遂围县瓠，破魏颍州刺史娄起、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。又破行台孙腾、豫州刺史尧雄、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。罢义阳镇兵，停水陆转运，江湘诸州并得休息。开田六千顷，二年之后，仓廩充实。又表省南司州，复安陆郡，置上明郡。

大同二年，魏遣将侯景攻下楚州，执刺史桓和。景仍进军淮上，庆之破之。时大寒雪，景弃輜重走。是岁豫州饥，庆之开仓振给，多所全济。州人李升等八百人表求树碑颂德，诏许焉。五年卒，谥曰武。

庆之性祇慎，每奉诏敕，必洗沐拜受。俭素不衣纨绮，不好丝竹。射不穿札，马非所便，而善抚军士，能得其死力。长子昭嗣。

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，药初为武帝左右，帝谓曰：“俞氏无先贤，世人云‘俞钱’，非君子所宜，改姓喻。”药曰：“当令姓自于臣。”历位云旗将军，安

州刺史。

【译文】

陈庆之，字子云，义兴国山人，年少时曾随从梁武帝。梁武帝喜爱下棋，经常从晚上下到明日清晨还不停止，随从都睡觉了，只有陈庆之不睡，一听到呼声就立即来到眼前，因而常受到梁武帝赞赏。随梁武帝平定建邺，升为主书，他用尽家财，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，常想建功立业，被任命为奉朝请。

梁武帝普通年间，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在彭城请求投靠梁朝，梁武帝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，与胡龙牙、成景儁率领各路军队去接应。回来后被任命为宣猛军、文德主帅，又率领军队护送豫章王萧综去镇守徐州。北魏派遣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领十万大军前来抗击，元延明又派遣他的别将丘大千在边境附近观察军情，被陈庆之击败而逃。后来豫章王萧综抛弃自己军队去投降北魏，陈庆之于是斩杀关守连夜退兵，由此得以保全了军队。

梁武帝普通七年，朝廷派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，任命陈庆之为假节、总知军事。北魏豫州刺史李宪派遣他的儿子李长钧立即修筑两城来抗拒，都被陈庆之攻克，李宪不得已而投降，陈庆之于是进驻了寿春城，转任为东宫直阁。

梁武帝大通元年，陈庆之随从领军曹仲宗攻伐涡阳，北魏派遣常山王元昭来支援，前军到达驼涧，距涡阳四十里。陈庆之率兵迎战，韦放说：“敌军的前锋必然是轻装精锐部队，战胜不算有功，如若失败，则大伤士气，不如勿出。”陈庆之说：“北魏军队远道而来，都已疲倦不堪，必须挫伤他们的锐气，没有打不败他们的道理。”于是率领五百骑兵迅速出击，打败了他们的先锋，北魏士兵大为惧怕惊恐。陈庆之回来后与其他将领迅速向西进军，占据了涡阳城，与魏军相对峙。从春天直到冬天，经历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战斗，部队已十分疲劳，锐气大减，北魏的援兵企图在军队后面修筑营垒。曹仲宗等人恐腹背受敌，打算退兵。陈庆之手持符节站在军门，说：“必须等到鲜卑人包围圈合拢，然后才能与他们战斗，如果打算退兵，我陈庆之另外有皇帝的秘密手令。”曹仲宗很重视他的计策，于是就同意了。北魏军摆了多个军阵，共筑了十三城，想控制梁军，陈庆之攻破他们四个城垒。其他九城兵力非常强大，陈庆之把俘虏的耳朵割下摆在城前，然后鸣鼓

呼喊发动进攻，敌人便四处溃逃。其中大部分都被斩杀和俘虏，连涡水也在呜咽。梁武帝下诏在涡阳地区设置西徐州。大军乘胜向前到达城父。梁武帝嘉奖他们，并亲写诏书慰问和勉励陈庆之。

大通初年，北魏的北海王元颢前来投降，梁武帝任命陈庆之为假节、鹰勇将军，护送元颢回北方。元颢在涣水称北魏皇帝，任命陈庆之为前军大都督。从铨县发兵，进击淮阳。北魏大将丘大千率领七万大军分筑九个营垒前来抗拒，陈庆之率军进攻，从早上战斗到下午，攻破了三个营垒，丘大千终于投降。

当时北魏济阳王元晖业率领羽林兵二万人来救援梁宋地区，屯兵在考城。陈庆之又攻陷了考城，活捉了元晖业，再向西到了大梁。元颢加封陈庆之为徐州刺史、武都郡王，于是率领大军继续向西挺进。

北魏左仆射杨昱等人又率领御仗羽林宗子庶子共七万人，占据荥阳抗拒元颢和陈庆之，魏将元天穆的大军也将到达，先派遣他的骠骑将军尔朱兆、骑将鲁安等支援杨昱，又派右仆射尔朱世隆、西荆州刺史王罴占据虎牢。当时荥阳未攻下，士兵们都很恐慌，陈庆之于是解下马鞍喂饱了战马，向大家宣告：“现在我们只有七千人马，而北魏大军有四十余万。今天的形势，只有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，才能取胜。首先必须摧毁其城垒。”于是击鼓，命令士兵们登城作战，壮士东阳人宋景休、义兴人鱼天愍首先跨过城垣而进入城内，终于攻克了荥阳。不久，北魏军队在城外完成了包围，陈庆之又率三千精兵一举挫败了魏军。鲁安在阵前求降，元天穆、尔朱兆只身逃走。陈庆之进军到虎牢，尔朱世隆弃城而逃。魏孝庄帝出逃到黄河以北。临淮王元彧，安丰王元延明率领百官准备了天子乘坐的车子迎接元颢入洛阳宫，元颢在前殿召见百官，改换年号，发布大赦命令。元颢任命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。

北魏上党王元天穆重新又攻下大梁，并分别派遣王老生、费穆占据虎牢；刁宣、刁双进入梁、宋地区。陈庆之各个击破，使之投降。元天穆和他手下的十余人骑马渡过黄河逃向河北。陈庆之和他的部队都穿着白色战袍，打仗时所向披靡。早先在洛阳有童谣说：“名军大将莫自牢，千兵万马避白袍。”陈庆之的军队从铨县出发到洛阳，只有一百四十天，攻克了三十二座城，经历大小四十七次战斗，可谓所向无敌。

在这以前，魏孝庄帝单渡黄河南逃，洛阳宫廷中的卫队嫔妃侍从都没有变动。元颢进入洛阳后，志满意足，沉湎于酒色之中，过着荒淫生活，不再处理国家大事，并与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谋议背叛梁朝，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，又要借助陈庆之的兵力，而没有行动。陈庆之心里明白，对元颢说：“今天我们从远处来到这里，没有攻克的地方还很多，应该启奏天子，再派来精兵；并勒令各州中有南方人被抓到这里来的，都必须派部队护送回去。”元颢打算同意这么做，元延明对元颢说：“庆之的兵不超过数千，已经难以控制，现在使他增加，他还怎么肯为我所用？大魏宗庙社稷，恐怕由此而灭亡。”元颢因此更加怀疑陈庆之，于是秘密启奏梁武帝停止派兵。这时洛阳南方人组成的军队不超过一万，而鲜卑族人数则多十倍。军副马佛念对陈庆之说：“功太高就不会给予奖赏，名声超过君主就自身难保。今天你两者都有，将军难道不应该有所防备吗？将军你威名震动中原，声誉传遍黄河塞上，杀死元颢占据洛阳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呀。”陈庆之没有同意。元颢早先曾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，陈庆之因此坚决要求外出上任，元颢因为对陈庆之不放心就没有同意。

北魏大将尔朱荣、尔朱世隆、元天穆、尔朱兆等率领大军号称百万之众，拥戴着孝庄帝来进攻元颢。元颢占据洛阳六十五日，各处所得的城都重新投归北魏，陈庆之渡过黄河守卫北中郎城。三天之中发生了十一次战斗，杀伤许多北魏军队。尔朱荣想退兵，有个善于观察天文的术士刘灵助对尔朱荣说：“不出十日，河南大定。”尔朱荣于是造木筏从硖石渡过黄河，与元颢军队在河桥派战，元颢军大败，逃到临颖，元颢被活捉，洛阳又重新落入北魏。陈庆之的数千骑兵步兵连结起来向东返回，尔朱荣亲自追击，陈庆之的军队有的战死，有的逃散。陈庆之本人则落发当了和尚，从水路潜至豫州，豫州人程道济等人又把他偷偷送出汝阴。到了都城建康，仍因有功被授予右卫将军，封爵为永兴侯。

陈庆之外任为北兖州刺史，都督缘淮诸军事。当时有个袄贼和尚僧强自称皇帝，地方上土豪蔡伯宠起兵响应他，攻下了北徐州。朝廷下诏命陈庆之讨伐他们。陈庆之斩杀了蔡伯宠、僧强，把他们的首级带到了都城。

大通二年，被任命为南北司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陈庆之上任后，就包围了县城，在溱水打败北魏颍州刺史娄起、扬州刺史云宝。又在楚城打败行台孙腾、豫

州刺史尧雄、梁州刺史司马恭。遣散义阳的镇兵，停止水陆运输，江湘地区各州都得到休养生息。开辟农田六千顷，二年以后，仓库里堆满了粮食。又上表要求撤南司州，恢复安陆郡，设置上明郡。

大同二年，魏派大将侯景攻克楚州，俘获了刺史桓和。侯景进军到淮上，陈庆之打败了他。当时下着大雪，天寒地冻，侯景抛弃了大批军用物资逃走。这一年豫州发生饥荒，陈庆之打开粮食仓库赈救灾民，救活了不少人。豫州百姓李升等八百人上表要求为陈庆之树碑以称颂其功德，朝廷同意。大同五年，陈庆之死，谥号为“武”。

陈庆之性格沉静，言行谨慎。每次奉接诏书敕令，必定要先洗澡再拜受。生活节俭朴素，不穿绢绸衣服，也不爱听音乐。射箭不能射穿铠甲，骑马也不十分熟练，但善于安抚军士，能使他们拚死作战。长子陈昭继承爵位。

梁朝寒门出身而飞黄腾达的只有陈庆之和俞药两人。俞药最初在梁武帝左右，梁武帝对他说：“俞氏祖先无贤人，世人称之为‘俞钱’，这不是君子所应该的，可改姓为‘喻’。”俞药答：“就从臣下开始改姓吧。”他历任云旗将军，安州刺史。

77

贺琛传

——《南史》卷六十二

【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】

①此等语，与孙权诘陆逊语同。

——毛泽东读李延寿《南史·贺琛传》
的批语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
语集》第207页）

②“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，梁武有
焉。

——毛泽东读李延寿《南史·贺琛传》
的批语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
语集》第208页）

【解析】①

《南史·贺琛传》中谈到贺琛上书，梁武帝一一驳斥的事，毛泽东写了三段评语，对梁武帝晚年的昏庸和衰亡作出了结论。

据史书记载，梁武帝大同十一年（545年），即梁武帝被困饿死台城的前五年，当时身为散骑常侍的贺琛，上疏陈述四事，大意是：一、现在北方已向我们属服，正是我们生聚教训之时，但天下户却在减少，这是地方官州长、郡长骚扰勒索的结果。二、天下郡县长所以贪污残暴，在于风气奢侈靡靡，逼他们如此。因此要

提倡纯朴俭节之风。三、有的小人上书只求升迁邀宠，陛下应该详察。四、现今天下太平，没有战争，可是，劳民伤财的事却似乎没完没了。陛下最好能够减少工程，与民休养。奏章呈上之后，梁武帝萧衍大怒若狂，立即将起草诏书的官员（主书）召到面前，亲自口述斥责贺琛的圣旨，大意说：我主持帝国已有四十余年，宫门转报上来的正直言论，每天都能听到，跟你的没有什么不同。你的这个奏折只是加深我的困惑而已。你身居高位，应为朝廷着想，而不要像那些肤浅卑劣的人一样，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，而到处宣传说：我能够上奏皇上，只恨忠言不能得到采纳。然后以自己所谓的，“勤俭劳明”对贺琛的奏条一一驳斥，并说，对那样过失，“你为什么不能指名道姓地讲出来，……你如果不能桩桩件件，明白列出，就是欺骗蒙蔽我，打击朝中主事之人。你现在应该再行奏报，我自然会仔细阅读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贺琛只得上书承认自己的“错误”，请求宽恕，不敢再多言。

事实上，贺琛的这个奏折正是言中了时弊，才引得自以为是的萧衍赫然震怒，拚命袒护自己的短处，夸耀自己的优点。一代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，竟然以“自己而得，自己而丧”的悲剧终结，从这也许可以看出某些原因。

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写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，既是对整个内容的总的看法，更重要指“朕有天下四十余年，公车说言，日闻听览，每苦倥偬，更憎昏惑”而言。这是梁武帝自己表功，对忠言觉得逆耳难听而发的斥责。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国君，颇有作为。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、鲁肃、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，在荆州破袭关羽。在西陵败刘备，“陆逊火攻而蜀几亡”，功劳卓著，深为孙权所倚重。然而在陆逊上书劝孙权“施德缓刑，宽赋息调”后，也曾遭到类似驳斥。黄武五年十月（227年），陆逊上表陈述应该办的事，劝孙权施行恩惠，减轻刑罚，放宽田赋，停止征收户调，在奏言中有“忠说之言，不能极陈，求容小臣，数以利闻”^①等句，意思是说：忠诚的话语，不敢全部向您陈述，只有那些求得苟免容身的小人，才屡次以功利的主张向您唠叨。孙权见到这道奏折后，心里可有点不痛快，特意答复道：法令的设置，是用它来阻止邪恶的坏事发生的，可以戒备尚未产生的犯罪行为，怎么能不设置刑罚以威服小人呢？这叫先有法令，而后能依法处治，不想使有犯法的人罢了。您以为刑罚过重，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只不过不

^① 见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第二》

得已而这样做罢了。现在根据您上表的意见，重新咨询商量，务必使法令符合实际情况。再说，亲近的 尽力提出规劝的建议，亲属不时进行补其愆过、察其得失的劝诫，以此来纠正君主的错误，并表明自己的忠实可靠。《尚书》中说过‘予违汝弼，汝无面从’（我假如不同意你的看法，你便不要当面屈从我。）我难道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不乐于听取忠诚的话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吗？您却说‘不敢全部陈述’，又怎么能算是忠正的好话呢？如果地位低下的臣民中，有可以录用的人，难道能够因人废言，不加采纳吗？一味地谄媚讨好别人，我虽然愚昧不明也能识别出来。至于征发户调一事。只因天下尚未安定，统一的功业得靠大家的支持才能成功。如果只想守住江东地方，推行宽仁的政治，兵力自然够用，还用得着征发户调吗？只因自守江南，不求进取才显得浅陋无志啊！因此若不预先征发户调，恐怕临时征调就不那么便当了吧！而且，我和您，贵贱尊卑的名分和礼义很不相同，但荣枯忧喜实在是一样的，您在来表中说到，不敢和众人一样苟安以求暂且免祸，这正是我所期望于您的啊！于是孙权下令有关官吏写出全部法令条款，派郎中诸逢，送给陆逊和诸葛瑾审查，感到不合理的地方让他们增删修改。

孙权和梁武一样听到批评意见便如哽在喉，忍不住“仗义”指责臣下。然而，他们的处理方法却迥然不同，因而两人的结局也有天壤之别。孙权为人用柔胜刚，陈寿以勾践相比，在危难时能接受逆耳之忠言，兼之陆逊忠恂可仰，实为“社稷之臣”。故孙权基本上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减轻了刑罚，后又接替顾雍为相，委以重任，所以吴国在孙权手中处于兴旺时期。而梁武却不然，不仅这些中肯的建议没有接受，而且从此言路日蹙，小人日众，不到五年，遭侯景之乱而饿死台城，丧失了一手打出来的大好基业，悲剧的根子早就埋下了。

【解析】②

“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，见《汉书·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》。邹阳，西汉时齐之贤士，《史论》中将邹阳与鲁仲连合成一篇，认为两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能“以礼谏君”。邹阳先在吴王刘濞手下，见他阴结朋党，准备谋反，以秦为喻上谏，不听，仍与枚乘、严忌等投奔梁国跟随孝王。邹阳为人有智略，忼慷不苟合，因而遭梁王部下乡胜、公孙诡等人的嫉妒陷害，说邹阳从吴王处来，怀有二心。孝

王不察，一怒之下将他抓入大牢，准备杀掉。邹阳在监狱里，写了一道奏书辩白。说到司马喜在宋封为中山相，范雎在秦封为应侯，齐王用了仇人管仲而成就了大业，三人都立了功勋。而“孔子因季孔之说逐于鲁，墨翟因子冉之计囚于宋”，这真应了“故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嫉”的老话。“今人主沉谄谀之辞，牵惟廋之制，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，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，胁于权势之贵，回面汙行，以事谄谀之人，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，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。”真正能用贤才的主上，“感于心，合于行，坚如胶漆，昆弟不能离，岂惑于众口哉”。“故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”梁王见了这篇上书，大为感动，立即释放了邹阳，尊为上宾。

梁武帝引邹阳“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，本来是反驳贺琛“百司莫不奏事，诡竟求进”的意思是说大家上奏，本是好事，这样就可以防止偏听偏信。然而事实上梁武帝晚年却是专听独任的。他宠信朱异、周石珍、萧正德等人。完全听不进任何不同的。当初侯景求降时，尚书仆射谢举等官员一致反对，认为连年以来，与东魏邦交敦睦，没有战争，而今突然收容他们的叛徒，并不适宜。但梁武帝却说：“我在正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中原所有的州郡都献出土地向我们投降，我们君臣狂欢庆贺”。朱异揣摩了梁武帝的心理，迎会说：“这是天下统一的征兆”。“自从陛下登极以来，在你英明的领导之下，无论南北，人心归附，只恨没有机会完成他们的心愿罢了。现今侯景献出东魏一半的土地，如果不是老天要他改变主意、贤士赞成他的计谋，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！拒不接受，恐怕断绝以后英雄豪杰的回归道路。利害非常明显，请陛下不要有太多的顾虑，惑于其它人的说辞”。梁武帝遂决定收容侯景。当时的周弘正说：“我国的动乱已经开始了。”埋下了祸患之根。侯景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，后又因梁武帝不听傅岐之劝而采纳朱异“且得静寇息民，于事为便”之谗言，执意与东魏重修旧好，断了侯景的后路而不得不反，引发了侯景围攻建康。梁武帝在城陷后被执于台城，活活饿死。实乃自取其咎。真所谓“好谄则巧佞者进”，所以毛泽东认为梁武帝以“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来指责别人，自己正犯了“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的大错，才落到亡国丧身的地步。

毛泽东善于以史为鉴，十分自然地以得自历史的见解、经验、理想应用于现实问题。他在《矛盾论》中指出：“唐朝人魏征说过：‘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’也

懂得片面性不对。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，往往带片面性，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。”毛泽东在这里引用《资治通鉴》上唐太宗与魏征的典故，其意与“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大致相同，告诫党内看问题，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全面地了解情况，才能明辨是非，如果只听一方面的话就是偏听偏信，必然会造成错误的判断。毛泽东还认为，所有干部都应当增强民主意识，树立民主作风。要密切联系群众，尊重群众的合法民主权力，切实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，积极创造条件，保证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。他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家长制的作风，不能搞“一言堂”，要搞“群言堂”；不能“偏听”，一定要“兼听”；要允许和鼓励别人讲不同的意见，甚至是反对自己的意见，实行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，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。毛泽东的这些论述，这些有益的格言，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，仍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【原文】

琛字国宝，幼孤，伯父瑒授其经业，一闻便通义理。瑒异之，常曰：“此儿当以明经致贵。”瑒卒后，琛家贫，常往还诸暨贩粟以养母。虽自执舟楫，闲则习业，尤精《三礼》。年二十余，瑒之门徒稍从问道。

初，瑒于乡里聚徒教授，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。瑒天监中亡，至是复集，琛乃筑室郊郭之际，茅茨数间，年将三十，便事讲授。既世习《礼》学，究其精微，占述先儒，吐言辩洁，坐之听受，终日不疲。

湘东王幼年临郡，彭城到溉为行事，闻琛美名，命驾相造。会琛正讲，学侣满筵，既闻上佐忽来，莫不倾动。琛说经无辍，曾不降意。溉下车，欣然就席，便申问难，往复从容，义理该赡。溉叹曰：“通儒硕学，复见贺生。今且还城，寻当相屈。”琛了不酬答，神用颓然。溉言之王，请补郡功曹史。琛辞以母老，终于固执。

俄遭母忧，庐于墓所。服阕，犹未还舍，生徒复从之。琛哀毁积年，骨立而已，未堪讲授。诸生营救，稍稍习业。

普通中，太尉临川王宏临州，召补祭酒从事，琛年已四十余，始应辟命。武